



为了心中信仰，更为了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

文昌九旬老党员陈光发： 倾力改造祖屋 建红色文化纪念园

2014年7月，超强台风“威马逊”过境文昌。接到亲戚的消息，82岁的陈光发赶紧回到抱罗镇福群村，眼前的祖屋让他唏嘘不已。

屋顶被掀开了，家具悉数损坏，祖屋成了残垣断壁。唯一庆幸的是，即使枝干被狂风刮断，祖屋旁的大榕树依然挺立。

对于陈光发而言，这棵大榕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看着等待修缮的祖屋，一个想法浮上陈光发的心头，仿佛一阵风，吹动这位老党员此后的人生。

南国都市报记者 贺立樊文/图



改造后的祖屋。



陈光发与大榕树。

一棵榕树的见证

就在“威马逊”到来一年之前，2013年清明节，陈光发家族的50多位成员回到这间祖屋，为家族前辈祭扫。

那天晚上，大家围坐大榕树旁，聊着家族的过往。爱人让陈光发讲讲大榕树的故事，这棵大榕树，几乎见证每位家族成员的成长，也见证更多事情。

1939年2月10日凌晨，侵华日军强行登陆海南岛，南北对进，海南全岛遂告沦陷。

为了掩护逃难群众，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，琼崖抗日独立队队长冯白驹率领战士们开赴潭口渡口，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，打响琼崖纵队抗击侵华日军的第一仗。

然而，日军的侵略仍在蔓延，陈光发的父亲带着子女坐船逃难。可是日军已经派出飞机管制航运，一家人只好无奈返回福群村，陈光发被送往日军控制的学校。

在这里，陈光发被迫学习日语，无数次目睹针对同胞的屠杀。

遇难同胞多为革命志士或家属，甚至有同情革命、支持革命的普通群众，每一次行刑，陈光发和同学们都能听见同胞的惨叫声。

学校的另一侧，是一间慰安所，许多无辜的中国女性被抓进去。

陈光发的爷爷被日军抓去建设军用机场，日夜遭受打骂。直到一条腿被打骨折，他忍着剧痛，趁着夜色，挣扎逃跑数十里地，终于逃回福群村的祖屋。

那段黑暗的时光，一家人最盼望听到琼崖纵队的消息。每次听到琼崖纵队胜利的消息，就像黑夜里的一束光，大家悄悄庆祝，期待着这支队伍能够来到身边。

1945年10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，琼崖纵队赶赴大致坡镇和抱罗镇，接受当地日军投降。那年13岁的陈光发，第一次见到琼崖纵队的战士，“很亲切，很和蔼。”

68年之后，曾经的孩子们都已老去，陈光发的弟弟提出，要把这棵大榕树保护好。陈光发的爱人重病缠身，她告诉陈光发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，要好好传承。

一间祖屋的传承

超强台风“威马逊”过境之后，走进残破的祖屋，陈光发在房间里翻了又翻，终于长出一口气——爱人的照片找到了。

照片里的她，还是记忆中的模样，她是陈光发的同乡、同学，共同经历了那个沸腾的年代。

1948年，16岁的陈光发进入海口高级农业学校就读。1950年3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海南岛战役。陈光发和同学们站在学校楼顶，看着战士们登陆白沙门。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从头顶飞过，向白沙门泻下大量炮弹。解放军战士苦战两个昼夜，鲜血染红孤岛的沙滩。

为何而战？为谁牺牲？远远看着这座红岛，陈光发问自己，也在寻找答案。

1952年，陈光发毕业，加入海南垦殖勘探队，跟随队伍走遍多地，为后续的农垦建设者们勘探场地。

在母瑞山，陈光发和同事们住在琼崖纵队曾经的营地里。这里只有残缺的灶台，破旧的茅草屋，每个晚上，身上总被蚂蟥咬出一个个血口。

陈光发难以想象，琼崖纵队的战士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开辟母瑞山革命根据地，坚持革命斗争，二十三年红旗不倒，直至胜利。

答案也渐渐清晰。结束勘探工作，陈光发进入琼东垦殖所，参与建设国营东红农场、东升农场，和同事们一起种植橡胶树，开办工厂，在物资短缺的年代，保障地方生产。投身农垦事业的42年里，陈光发从东红农场技术员做起，历任生产队长、农场场长，在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94年正式退休。

回到福群村，祖屋还是老样子，大榕树依然挺立，可是那些年的故事，很多人并不知道，似乎消散在历史的风中。爱人郑华喜欢和陈光发一起坐在大榕树下，聊聊年轻时的过往。时光易逝，郑华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很多时候，她只是笑着看向陈光发。

2013年的清明节，郑华跟随陈光发回到福群村祭祖，听着大家聊起祖屋的故事，突然对陈光发说：“我的积蓄，留在这里。”

一个多月后，郑华去世；一年之后，祖屋被台风摧毁。已经82岁的陈光发，把郑华的照片揣在胸口，决定做一件属于信仰的事情。

一位老人的信仰

2000多车次的填土，把祖屋周边的洼地填得平整。每车土平均花费100多元，仅仅只是铺平土地，陈光发就已经花去20多万元。

乡亲们不太明白陈光发要做什么，有人以为，陈光发要修出一座“豪宅”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随着陈光发一次次掏出积蓄，以大榕树为中心，一座红色文化纪念园渐渐形成了。祖屋被改造成毛主席纪念馆和党史展示室，以及宋庆龄、张云逸、冯平、谢飞等文昌籍革命前辈的史料展区。在这里，属于陈光发的只有一间小小的房间，里面放着一张床，一个柜子，一张书桌，书桌上，摆着郑华的照片。

纪念园建设期间，陈光发几乎每天都在施工现场，铺设的每一块砖，陈光发都要上去踩一踩，看看实不实；批荡的每一面墙，陈光发都要仔细比一比，看看平不平。当纪念园建成，陈光发多了很多白发。

“我老了，能做的不多，把祖屋改成纪念馆，就是我能做的事。”陈光发告诉家族成员，这不仅是发生在这个家的故事，这也是属于所有人的红色故事。

在家人的支持下，祖屋的改造花了30多万元，为了方便参观者，陈光发甚至还花了16万元在园子里修建公共卫生间和休息室。十年来，陈光发家族为纪念园累计投入上百万元，这其中，也有郑华的积蓄。

每年7月1日前后，纪念园都会迎来大批的参观者，今年也不例外。从早上9点开始，陈光发为一批批参观者讲述那些年亲眼见证的红色历史。已经92岁的陈光发，走路不用搀扶，思维依然敏捷。几乎每位来到纪念园的参观者，都会问陈光发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把祖屋建成红色文化纪念馆？陈光发的回答也总是那句话。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入党宣誓时，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。”在陈光发眼中，这“一切”，包括他的积蓄，也包括这间祖屋。

满是弹孔的大榕树，改造成纪念馆的祖屋和园子，成为陈光发暮年的唯一重心。平时，他与家人住在海口，每周总有那么几天，他从家里出发，乘坐公交车、大巴车，最后换乘三轮车，回到这间祖屋。

时不时，有孩子跑过来，让他讲故事，讲白沙门的故事，讲大榕树的故事。这里的故事，像一颗种子，种在无数孩子的心田，一代又一代，生根发芽。